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

燃燈道人次日與十二弟子排班下籙，將金鐘、玉磬頻敲，一齊出陣。只見成湯營裏一聲砲響，聞太師乘騎早至轅門，看子牙破「風吼陣」。董天君作歌而來；騎八叉鹿，提兩口太阿劍。歌曰：「得到清平有甚憂，丹爐乾馬配坤牛；從來看破紛紛亂，一點雲臺只自由。」君鹿走如飛，陣前高叫。

燃燈觀左右無人可先入「風吼陣」；忽然見黃飛虎領方弼、方相來見子牙，稟曰：「末將催糧，收此二將，乃紂王駕下鎮殿大將軍方弼、方相兄弟二人。」

猛然間，燃燈道人看見兩個大漢，問子牙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

子牙曰：「黃飛虎新收二將，乃是方弼、方相。」

燃燈歎曰：「天數已定，萬物難逃！就命方弼破「風吼陣」走一遭。」

子牙遂令方弼破「風吼陣」。可憐！方弼不過是俗子凡夫，那裏知道其中幻術，便應聲：「願往！」持戟拽步如飛，走至陣前。

董天君一見大漢，高三丈有餘，面如重棗，一部落腮鬚鬚，四隻眼睛，甚是兇惡。董天君看罷，著實駭然。

方弼見董天君大呼曰：「妖道慢來！」就是一戟。董天君那裏招架的住，只是一合，便往陣裏去了。子牙命左右播鼓，方弼耳聞鼓聲響，拖戟趕來，至「風吼陣」門前，逕沖將進去。他那裏知道陣內無窮奧妙，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，將黑旛搖動，黑風捲起，有萬千兵刃，殺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方弼四肢已為數段，跌倒在地，一股魂魄上封神臺去了。

董天君命士卒將方弼尸首拖出陣來，復至陣前，大呼曰：「玉虛道友！爾等把一凡夫誤送性命，汝心安乎！既是高明道德之士，來會吾陣，便見玉石也。」

燃燈乃命慈航道人：「你將定風珠拿去，破此『風吼陣』。」

慈航道人領法旨，乃作歌曰：「自隱玄都都不記春，幾回蒼海變成塵。玉京金闕朝元始，紫府丹霄悟妙真。喜集成千歲鶴，閑來高臥萬年身，吾今已得長生術，未肯輕傳與世人。」

慈航道人謂董全曰：「道友，吾輩逢此殺戒，爾等最是逍遙，何苦擺此陣勢，自取滅亡！當時僉押『封神榜』，你可曾在碧遊宮，聽你掌教師尊說有兩句偈言，帖在宮門：靜誦黃庭緊閉洞，如染西土受災殃！」

董天君曰：「你闡教門下，自倚道術精奇，屢屢將吾輩藐視，我等方纔下山。道友，你是為善好樂之客，速回去，再著別個來，休惹苦惱！」

慈航曰：「連你一身也顧不來，還要顧我！」董全大怒，執寶劍望慈航直取。慈航架劍，口稱：「善哉！」方纔用劍相還。來往有三五回合，董天君往陣中便走，慈航道人隨後趕來，到得陣門前，乃徐徐而入，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，對黑旛搖動，黑風捲起，猶如壞方弼一般。

慈航道人頂上有定風珠，此風焉能得至。不知此風不至，刀刀怎麼得來，慈航將清淨琉璃瓶祭於空中，命力士將瓶底朝天，瓶口朝地。只見瓶中一道黑氣，一聲響，將董全吸在瓶中去了。慈航命力士將瓶口轉上，帶出「風吼陣」來。

聞太師坐在黑麒麟上，專聽陣中消息。慈航道人出來，對聞太師曰：「『風吼陣』已被吾破矣，」

聞太師見而大呼曰：「氣殺吾也！」將黑麒麟磕開，提金鞭沖殺過來，有黃龍真人乘鶴急止之曰：「聞太師你十陣力破三陣，何必動無明，來亂吾班次！」

只聽得「寒冰陣」主大叫：「聞太師，且不要爭先，待吾來也！」

聞太師只得立住。那「寒冰陣」內袁天君大叫：「闡教門下，誰來會吾此陣？」

燃燈道人命道行天尊門徒薛惡虎：「你破「寒冰陣」走一遭。」

薛惡虎領命，提劍蜂擁而來。袁天君見是一個道童，乃曰：「那道童速自退去，著你師父來！」薛惡虎怒曰：「奉命而來，豈有善回之理！」執劍砍來，袁天君大怒，將劍來迎；戰有數合，便走入陣內去了。薛惡虎隨後趕入陣來，只見袁天君上了板臺，用手將黑旛搖動，上有冰山，即似刀山一樣，往下磕來；下有冰塊，如狼牙一般，往上湊合。任你是甚麼人，湯之即為齏粉。薛惡虎一入其中，只聽得一聲響，磕成肉泥，

陣中黑氣上昇，道行天尊歎曰：「門人兩個，今絕於二陣之中！」又見袁天君跨鹿而來，便叫：「你們十二位之內，乃是上仙名士，有誰來會吾此陣？乃今此無甚道術之人來送性命！」

燃燈道人命普賢真人走一遭，普賢真人作歌而來，歌曰：「道德根源不敢忘，寒冰看破火消霜，塵心不解遭魔障，堪傷！眼前咫尺失天堂。」

普賢真人歌罷，袁天君怒氣紛紛，持劍而至。普賢真人曰：「袁角，你何苦作孽，擺此惡陣！貧道此來入陣時，一則開吾了殺戒，二則你道行功夫一旦失卻，後悔何及！」

袁天君大怒，仗劍直取。普賢真人將手中劍架住，口稱：「善哉！」二人戰有三五合，袁角便走入陣中去了。普賢真人隨即走進陣來，袁天君上了板臺，將黑旛搖動，上有冰山一座打將下來。普賢真人用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線，長出一朵慶雲，高有數丈；上有八角；角上乃是金燈，瓔珞垂珠，護持頂上；其冰見金燈自然消化，毫不能傷。

有一個時辰，袁天君見其陣已破，方欲抽身；普賢真人用吳鉤劍飛來，將袁天君斬於臺下。

普賢收了雲光，大袖迎風，飄飄而出。

聞太師又見破了「寒冰陣」，欲為袁角報讎，只見「金光陣」主，乃金光聖母，撒開五點斑豹駒，厲聲作歌而來，歌曰：「真大道，不多言，運用之間恆自然，放開二目見天元，此即是神仙。」

金光聖母騎五點斑豹駒，提飛金劍，大呼曰：「闡教門人誰來破吾『金光陣』？」

燃燈道人看左右無人先應此劫，正沒計較，只見空中飄然墜下一位道人，面如傅粉，唇似丹珠。乃是玉虛宮門下蕭臻。

蕭臻對眾仙稽首曰：「吾奉師命下山，特來破『金光陣』。」

只見金光聖母大呼曰：「闡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？」言未畢，蕭臻轉身曰：「吾來也！」

金光聖母認不得蕭臻，問曰：「來者是誰？」

蕭臻笑曰：「你連我也認不得了！吾乃下虛門下蕭臻的便是。」

金光聖母曰：「爾有何道行，敢來會吾此陣？」執劍來取，蕭臻撒步，赴面交還，二人戰未及三五合，金光聖母撥馬往陣中飛走。蕭臻大叫：「不要走！吾來了！」逕趕入金光陣內。至一臺下，金光聖母下駒上臺，將二十一根桿上弔著鏡子，鏡子上每面有一套，套住鏡子。聖母將繩子拽起，其鏡現出，把手一放，明雷響處，振動鏡子，連轉數次，放出金光，射著蕭臻，大叫一聲。

金光聖母復上了斑豹駒，走至陣前曰：「蕭臻已絕。誰敢會吾此陣？」

燃燈道人命廣成子：「你去走一遭。」廣成子領命，作歌曰：「有緣得悟本來真，曾在終南遇聖人。指出長生千古秀，生成玉蕊萬年新。渾身是口難為道，大地飛塵別有春，吾道了然成一貫，不明一字最艱辛。」

金光聖母見廣成子飄然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廣成子，你也敢會吾此陣？」

廣成子曰：「此陣有何難破，聊為兒戲耳！」金光聖母大怒，仗劍來取。廣成子執劍相迎，戰未及三五合，金光聖母轉身往陣中走了。廣成子隨後趕入「金光陣」內，見臺前有幡桿二十一根，上有物件掛著，金光聖母上臺，將繩子攬住，拽起套來，現出鏡子，發雷振動，金光射將下來。

廣成子忙將八卦仙衣打開，連頭裹定，不見其身。金光總有精奇奧妙，侵不得八卦紫壽衣。廣成子暗將翻天印往八卦仙衣底下打將下來，一聲響，把鏡子打碎了十九面。

金光聖母著慌，忙拿兩面鏡子在手，方欲搖動，急發金光來照廣成子；早被廣成子復祭翻天印打將來，金光聖母躲不及，正中頂門，腦漿迸出。一道靈魂早進封神臺去了。

廣成子破了「金光陣」，方出陣門，聞太師得知金光聖母已死，大叫曰：「廣成子休走！吾與金光聖母報讎！」麒麟走動如飛。

只見「化血陣」內孫天君大叫曰：「聞兄不必動怒，待吾擒他與金光聖母報讎。」孫天君面如重棗，一部短髯，戴虎頭冠，乘黃斑鹿，飛滾而來。

燃燈道人顧左右，並無一人去得；偶然見一道人，慌忙而至，與眾人打稽首，曰：「眾位道兄請了！」燃燈曰：「道者何來？高姓，大名？」

道人曰：「衲子乃五夷山白雲洞散人喬坤是也。聞十絕陣內『化血陣』，吾當協助子牙。」

言未了，孫天君叫曰：「誰來會吾此陣？」喬坤抖擻精神曰：「吾來了！」仗劍在手，向前問曰：「爾等雖是截教，總是出家人，為何起心不良，擺此惡陣？」

孫天君曰：「爾是何人，敢來破我『化血陣』？快快回去，免遭枉死！」

喬坤大怒，罵曰：「孫良，你休誇海口，吾定破爾陣，拿你梟首，號令西岐。」孫天君大怒，縱鹿仗劍來取，喬坤赴面交還，未及數合，孫天君敗入陣，喬坤隨後趕來入陣中，孫天君上臺，將一片黑砂往下打來，正中喬坤，喬坤一道靈魂已進封神臺去了。

孫天君復出陣前，大呼曰：「燃燈道友，你著無名下士來破吾陣，枉喪其身！」

燃燈命太乙真人：「你去走一遭。」太乙真人作歌而來。歌曰：「當年有志學長生，今日方知道行精；運動乾坤顛倒理，轉移日月互為明。蒼龍有意歸離臥，白虎多情見坎行，欲煉九還何處是，震宮雷動望西成。」

太乙真人歌罷，孫天君曰：「道兄，你不是見吾此陣之士，」

太乙真人笑曰：「道友休誇大口，吾進此陣如人無人之境耳。」孫天君大怒，催鹿仗劍直取。太乙真人用劍相還，未及三五合，孫天君便往陣中去了。太乙真人聽腦後金鐘催響，至陣門，將手往下一指，地現兩朵青蓮，真人腳踏二花，騰騰而入。真人用左手一指，指上放出一道白光，高有一二丈；頂上現有一朵慶雲，旋在空中，護於頂上。

孫天君在臺上抓一把黑砂打將下來。其砂方至頂雲，如雲見烈焰一般，自滅無蹤。孫天君大怒，將一斗黑砂往下一潑，其砂飛揚而去，自滅自消。孫天君見此術不應，抽身逃遁，太乙真人忙將九龍神火罩祭於空中，孫天君合該如此，將身罩住。真人雙手一拍，只見現出九條火龍，將罩盤繞，頃刻燒成灰燼。

聞太師在老營外，見太乙真人又破了「化血陣」，只見黃龍真人乘鶴而至，立阻聞太師曰：「大人之語，豈得失信！十陣方纔破六，爾且暫回，明日再會，如今不必這等恃強，雌雄自有分定。」

聞太師氣沖斗牛，神目光輝，鬚髮皆豎，回進老營，忙請四陣主人帳。太師泣對四天君曰：「吾受國恩，官居極品，以身報國，理之當然。今日六友遭殃，吾心何忍！四位請回海島，待吾與姜尚決一死戰，誓不俱生！」太師道罷，淚如雨下。

四天君曰：「聞兄且自寬慰，此是天數。吾等各有主張。」俱回本陣去了。

燃燈與太乙真人回至蘆篷，默坐不言。子牙打點前後。

聞太師獨自尋思，無計可施，忽然想起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，心下躊躇：「若得此人來，大事庶幾可定，」忙喚吉立、余慶：「好生守營，我上峨嵋山去來。」二人領命。太師隨上黑麒麟，掛金鞭，借風雲，往羅浮洞來。

霎時到了峨嵋山羅浮洞，下了麒麟，太師觀看其山，真清幽僻淨；鶴鹿紛紜，猿猴來往，洞門前懸掛藤蘿，太師問：「有人否？」少時有一童兒出來，見太師三隻眼，問曰：「老爺那裏來的？」

太師曰：「你師父可在麼？」道兒答曰：「在洞裏靜坐。」太師曰：「你說商都聞太師來訪。」童兒進來，見師父報曰：「有聞太師來拜訪。」

趙公明聽說，忙出洞迎接，見聞太師大笑曰：「聞道兄，那一陣風吹你到此？你享人間富貴，受用金屋繁華，全不念道門光景，清淡家風！」二人攜手進洞，行禮坐下。聞太師長吁了一聲，未及開言。

趙公明問曰：「道兄為何長吁？」

聞太師曰：「我聞仲奉詔征西，討伐叛逆，不意崑崙教下姜尚，善能謀謀，助惡者眾，朋黨作奸。屢屢失機，無計可施。不得已，往金鰲島，邀秦完等十友協助，乃擺十絕陣；指望擒獲姜尚，孰知今破其六，反損六位道友，無故遭殃，實為可恨！今日自思，無門可投，忝愧到此，煩兄一往，不知道兄尊意如何？」

公明曰：「你當時怎不早來？今日之敗，乃自取之也，既然如此，兄且先回，吾隨後即至。」太師大喜，辭了公明，上騎，借風雲回營。

趙公明喚門徒陳九公、姚少司：「隨我往西岐去。」兩個門徒領命。公明打點起身，喚童兒：「好生看守洞府，吾去就來。」帶兩個門人，借土遁往西岐。正行之間，忽然下來，是一座高山。趙公明正看山中景致，猛然山腳下一陣狂風大作，捲起灰塵，分明看時，只見一隻猛虎來了。

笑曰：「此去也無坐騎，跨虎登山，正是好事。」只見那虎剪尾搖頭而來，趙公明掉步向前，將二指伏虎在地。用絲絛套住虎項，跨在虎背上，把虎頭一拍，用符印一道畫在虎項上。

那虎四足就起風雲，霎時間來到成湯營，轅門下虎，眾軍大叫：「虎來了！」

陳九公曰：「不妨！乃是家虎，快報與聞太師：趙老爺已至轅門。」

太師聞報，忙出營迎迓，二人至中軍帳坐下，有四陣主來相見，共談軍務之事。

趙公明曰：「四位道兄，如何擺十絕陣，反損了六位道友？此情真是可恨！」正說間，猛然抬頭，只見子牙蘆篷上弔著趙江，公明問曰：「那篷上弔的是誰？」

白天君曰：「道兄，那就是『地烈陣』主趙江。」

公明大怒：「豈有此理！三教原來總一般，彼將趙江如此凌辱，吾輩體面目何存！待吾也將他的人拿一個來弔著，看他意下如何！」隨上虎提鞭，聞太師同四陣主出營，看趙公明來會姜子牙。